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萬物失其性者王

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對不能以自

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音洛音四內唯注八

樂一字音魚藻三章章四句武王為正義  
岳餘並同曰作魚藻詩皆將不能以自燕樂  
既矣致令天下萬物失性而不得其所  
自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將不能以自燕樂  
故詩人君子觀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  
時萬物得所能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  
以為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  
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  
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為始刺  
子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經以  
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  
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萬物至之  
禍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山王政既衰  
及飛走水泉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物失  
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  
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謂從是得禍不復更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頌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為得其

性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

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

頌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

其著見頌符云反說文同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詩云衆貌見賢通反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

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

威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

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豈本亦作愷同

毛詩疏

俊七全反改也  
流又七句反  
魚在在飲酒  
正義曰言明王之

是木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  
魚在在飲酒  
正義曰言明王之

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  
既萬物得所天下無事  
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

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  
將以喪滅鎬京  
反亦惜樂飲酒故刺之

釋詁云墳人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莘長貌

失其性則在藻  
依蒲為性也  
故探下章而總之云  
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

見則為物盡該之矣  
故以人謂之魚之依水草猶人  
物即魚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莘長貌

王在在鎬飲酒樂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王在在鎬

有那其居  
云那安貌  
天下十女十無四方之虞故

其居處那然安也  
那乃多  
那安至然安  
正

反王多也  
義曰那然為安之狀  
反那安貌也  
無四方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  
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數微會之而無信義  
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幽王

微會諸侯為合義兵  
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

義事不信也  
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

無救也  
芣本亦作葍  
侮亡甫反  
刺直遙反  
采

篇內皆同數色角反  
音嗣為于偶反  
菽

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徵召而會，乘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至。詩人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為義，辨慢諸侯首章十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亦總而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幽王不無救。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為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為盟焉。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微會諸侯，若為合會，義其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既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無信義也。以寇微之，不實無定後，序有寇微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

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火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緡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微，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務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典也。菽，所以筆太牢而待君子。

也。羊則苦豕，則微。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

為羹。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

羹，故使采之。君子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

也。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為薄。乘

反下注車乘 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玄衮卷龍也白

與黑謂之黼 云及與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黼黼黻謂絲衣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

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雜用有文章者

古本反玄衮易服黼音芥徐又音補卷衾勉反下同

本又作衮黻音弗絲知甲反本又作黼同唯知反驚

必減反冕也 不夜至及黼○毛以為言古之明王

盛之尊盛之以為牛汁之芻藿所以受所采之菜

以典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

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賜予之乎於時雖為無可予

之物予之又以玄衣而畫以衮龍下及絲冕之黼裳言

無予之尚得車馬衮黼今上何以反侮慢之會無賜

命之禮乎故刺之○唯以不與為異其文義則同

○與也至則薇○止義曰傳既言羊則若豕則薇

則菽下總毛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

則羊豕之若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食禮

云芼芼牛藿羊若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若

茶也滑董苜之屬是也下連上云藿豆葉受所采之菜

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菽大豆至采之○正義

曰以菽名指大豆之菽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為藿

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

牲牛不獨為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

毛

及古

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  
王其意適以爲薄筭深峻今至薄亦不爲也其雖無  
予之言通及玄衮及黼爲文但以車服之別故分言  
之耳觀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  
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整也畫也是服同  
賜之矣。曰玄衮至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  
祭卽衮也。曰與謂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  
至章者。正義曰與謂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  
之玄衮者玄衣而畫以衮龍。玉藻注云龍衮畫龍於  
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  
之狀也黼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爲一也謂黼  
衣絲謂刺之言此黼黻絲刺之於衣衮黼之在衣也  
衮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黼衣以對衮畫衣故也  
絲在衮言衣者衣總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  
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  
引之者明衮黼非一衣君子總諸侯也故彼注云九  
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次四曰火次五  
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次八曰

黼次九曰黻皆緋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  
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緋衣  
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  
文衮刺服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由此言畫冕緋冕其裳皆以黼爲首唯玄冕無文耳  
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緋冕此黼宜緋冕之裳  
矣。義言謂緋衣者自取緋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次  
偶同耳茲以爲衣舉衮裳舉黼正是衮冕之服知不  
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本朝非獨上公  
人何得獨言衮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緋冕之  
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章所賜下  
皆及於緋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及玄冕者鄭卽解  
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按終南矣秦襄公  
之受顯服云蔽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  
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  
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衮黼之意諸侯之  
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爲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

有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  
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莒馬爲  
也韻 **屬沸檻泉言采其芹**屬 威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屬** 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

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周禮芹菹鴈醢○齊音必沸音

非檻泉而覽反徐下斬反爾雅云正出涌出也芹巨斤反藟側也反清如字一音字性反 **君子來**

**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

**屆**屬 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屬 云屆極也諸侯來朝

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

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駟乘乘四馬而往此之

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旂戶幾

反淠匹弊反徐字益反又芳計反嘒呼惠反駟七南

反駟馬曰駟駟音四屆音界中下仲反諸侯將朝于

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于

絕句以王字下屬乘乘上音承澄反下音繩屬 沸

至所仙○毛以爲屬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

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與富

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有中取其財

-5 215 45 905" data-label="Text">

貨以爲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來朝之時我

-55 215 5 905" data-label="Text">

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旂旒其此君子車服

-105 215 55 905" data-label="Text">

旂旒則淠淠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

-155 215 105 905" data-label="Text">

鳴中節至於將朝于於是親自駟騶則乘四馬而往

-205 215 155 905" data-label="Text">

迎之未來則采菹爲藟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

-255 215 205 905" data-label="Text">

迎之既朝王則駟騶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

-305 215 255 905" data-label="Text">

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與爲

-355 215 305 905" data-label="Text">

異○屬 屬沸至正出○正義曰以齊沸連檻泉言之

-405 215 355 905" data-label="Text">

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

-455 215 405 905" data-label="Text">

屬沸至正出○正義曰以齊沸連檻泉言之

-505 215 455 905" data-label="Text">

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

-555 215 505 905" data-label="Text">

屬沸至正出○正義曰以齊沸連檻泉言之

-605 215 555 905" data-label="Text">

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

-655 215 605 905" data-label="Text">

屬沸至正出○正義曰以齊沸連檻泉言之

-705 215 655 905" data-label="Text">

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

-755 215 705 905" data-label="Text">

屬沸至正出○正義曰以齊沸連檻泉言之

-805 215 755 905" data-label="Text">

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

-855 215 805 905" data-label="Text">

屬沸至正出○正義曰以齊沸連檻泉言之

-905 215 855 905" data-label="Text">

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



-955 215 905 905" data-label="Text">

屬沸至正出○正義曰以齊沸連檻泉言之

-1000 215 955 905" data-label="Text">

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



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與事不明正以上  
章類之知此必為與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  
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  
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  
為與不知以與車服賞賜故別為毛說焉○ 芹菜  
至馬醢○正義曰上章菽菜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  
芹菜可以為菽亦所以待君子也以其為牛之芼言  
菽見其有牛類泉是菽所出言泉見其芹潔清不謂  
非泉即不潔也周禮芹菹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  
芹菹兔醢落蒲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別文而連  
引之者因其尚絮蒲鴈俱是木物故連言之○  
諸侯至不尊○正義曰上言采其芹為我明王則此  
言觀其芹亦為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  
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  
故言其旂鷩之事與下章相引是一文而存二意  
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  
云衣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  
厚言觀則人迎可知按禮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

用璧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口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若大行人也書傳  
略曰天子太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  
相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  
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  
之所以為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  
傳曰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  
禮可相迎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  
將朝於是王則駟乘駟馬而往迎之如駟駟非諸侯  
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  
侯之事說言旂鷩乃云載駟駟故知非諸侯所乘  
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  
金輅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  
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  
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  
法制所為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 諸侯赤

帝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紆緩也

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帝其他服謂之禕以韋為之

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

博二寸脰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脰自足

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

怠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

音福紆音舒予音與偏彼力反大音泰韞音必廣光

肅反下同長偏亮反脰制定反膝徒丁反解古費反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

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

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

樂只上音洛下音止重

而用反下同樂樂上音岳

下音赤帶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侯并直鷩

洛 旂有禮又服赤帶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股

之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邪幅自偏

束如此則非有懈怠紆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

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偏束如此故又以禮樂

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

侯則神又以福祿申重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

今王不能然故刺之。諸侯至偏束。正義曰以

赤帶對朱為異故云諸侯赤帶也桓二年左傳曰帶

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偏則此服名偏而巳杜鄭皆云

今之行膝然則邪經於是謂之邪偏故傳辨之云邪

幅正是偏也名曰偏者所以自偏束也。帝太古

至予之。正義曰箋本其有帝之由故言太古蔽膝

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用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

及古



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是自備束矣。○**圖**古者至不然。○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即上車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所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神也以天子賜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故言所謂係辭也祭統曰古者聖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存廟故**維柞之枝**神得廟之言古能如是則刺今王不然

**其葉蓬蓬** **圖**蓬蓬盛貌 **圖**云此典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為典者

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

**明也** ○柞于洛反又音昨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

**木名蓬坊公反注同**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

**只君子萬福攸同** **圖**殿鎮也 **圖**殿多見反注同鎮陟慎反又音珍木作頃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圖**平平辯治也 **圖**云率循也諸

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以

連屬之國亦循順之 **圖**平婢廷反韓詩作 **圖**維柞至便便云開雅之貌 **圖**率從○

正義曰言維此柞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茂盛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與落以與

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

德相承無之絕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

以禮樂樂是君子則無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樂而

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以安定今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圖**蓬蓬盛貌。○正義曰連

祚葉而言蓬蓬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故為同也。○**國**此與至者明。○正義曰箋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祚之餘猶先相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祚為與者由祚葉新將生故乃於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生其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祚葉相代為與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祚葉相承為義故取祚為與亦然也。○**國**殿鐘。○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守之美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為家諸侯為天子守上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國**平平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國**諸侯至爾順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楊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

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有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為貴故特舉賢而言不獨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知成敗高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即引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使審左右亦是幸從鄭引詩斷章故以晉悼為漸長連屬之國與**汎汎楊舟**紼繩維之。○**國**紼絆也繩緩也明此同也。○**汎汎楊舟**浮於水上汎汎然

王能維持諸侯也。○**國**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緩以制行之猶諸侯之

治民御之以禮法。○**國**汎芳劔反紼音弗爾雅云紼絆

紼音才各反。○**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

之。○**國**葵揆也膺厚也。○**國**葵其維反膺類尸優哉游哉

毛詩疏

卷之七

及古

亦是戾矣

**○**戾至也

**○**

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

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

汎汎至戾矣

汎汎至戾矣。汎汎者水之貌也。言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供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之。君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爲美。今王不能然，故判之。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揚水之舟而舟人以縛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典國中者，諸侯之入而諸侯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而思不出其位，無位慢氣，令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前慢不信，令之違叛乎，故判之。

**○** 紉綯也。孫炎曰：紉，太索也。李巡曰：紉，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紉，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良竹爲大索，然則紉，謂爲紉，紉是太紉，謂爲紉。紉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紉繫而維持之。思，謂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紉，弗也。與爾雅不同。此言諸侯可集，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紉喻禮法也。舟人以紉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 葵，揆也。正義曰：擇言文揆者，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少或多，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 戾，止也。其位，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

好呼 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

父兄所許以刺幽王也以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微之彼父兄許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為不親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者自然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即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互章本其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即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救而反之無使為驕如絜如絜也

駢駢角弓翻其反矣

典也駢駢調和也不善繼絜巧

用則翻然而反

云典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

待之則使之多怨也

駢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別音火全反

列反弓絜也絜者景弓重也說文云絜也謂輔也

兄弟昏姻無得遠矣

云

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

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駢駢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先達御待之難

言駢駢然調和者角弓此角弓諷則調和當善用之

若不善置繼絜而巧用之則翻然而其體反房矣是

用角弓之難也以典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

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

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三句義具在箋。駢駢至而反。正義曰駢駢文連角弓即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和也既已調和復云翻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繼絜巧用翻然而則反矣冬官

弓人以六材為弓調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  
極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濶角之中央與濶  
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  
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  
弓人所不識耳今北狄所引施則體反若不繼繫則  
不復作用也繫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  
繫中此弓已調和而言繫者蓋用訖內於竹閉之中  
恐損其體亦謂之繫經即經騰也傳言巧用明是既  
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繫義為然不以思禮御侍  
定本待作侍○**骨**骨肉至成怨○正義曰骨肉謂族  
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  
閉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  
筮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并云兄弟  
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鬩牆而射我我  
則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親  
親之也是親親之至易以成怨

矣爾之教矣民胥微矣

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

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女之教令

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

可不慎

○微戶○爾女至胥皆○正義曰以言人

此章胥皆皆者皆相皆並釋諸文也上以王於族親

故為相於之爾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為皆觀文之

綽綽寬也裕饒泰病也

○六令善也

○韓處若反寬

主反○此令至為泰○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

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

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  
民之無良相



怨一方

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

彼所以然者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志

之○處昌慮反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爵祿不以

相讓故怨禍及之此周而黨愈少踳爭而名愈辱求

安而身愈危

云斯此也

○此唯志反踳

民之至

正義曰上既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戒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兄弟相病又不能反之於己以情相恕然相怨於一方彼非可怨而怨之是小人之豐惑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遙聞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教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末言至於已斯亡以此二事而

至亡也法人初不善兄弟又於外遙則相怨爵則不讓由此以言○民之至怨志○正義曰欲解無良之意先言民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己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者而以情恕之不即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志徒索也彼不可怨而怨之是空也○爵祿至愈危○正義曰山爵不讓被而為彼所怨是以福及於己王訓云使以德爵以功則已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讓者以足粟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技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已故禮設辭讓之法禮記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王之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舜命皋陶讓稷契之類皆先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舜命皋陶讓稷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者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故并言之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為何黨比周而望黨援者而其黨愈益少也以人與正不與枉故曲比者黨少也為鄙恥之幸而望榮名者而與名愈益辱也以鄙爭可恥故名辱也苟望求安於是而危他人

者而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以危已故身危也然則求安未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爭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

言此以類之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

**已老矣而**

**已老矣而**

孩童慢之

**已老矣而**

幼惟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

作咳戶才反詩無云

如食宜饌如酌孔取

**已老矣而**

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

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

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

**已老矣而**

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或相饌於虞反徐又於其反取如字沈又音宴令力星反飲於鴉反度待洛反

**已老矣而**

言老馬反為駒而用之猶王於老人反為

童而遇之手慢老如是則為不復自顧其後已至年

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是猶王之不恕故大夫飲之皆

無良相怨也因教上呼老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

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

者所勝有多少亦是則饌是上於老者當節敬如是

今日何以不然而反慢之

曰此釋象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後童慢之說文

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笑咳而名之謂指

其頤下令之笑而為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論言老者以老是上者所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虛王也未有道其年者况其宗族之老人乎故左族不宜慢之

如至之禮正義曰王如食老者宜令之飽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常酌酒以與人聖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飽則唯恐過度故食言察饌謂酒言孔

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此於老人所感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第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內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內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立又若一禮不可以喻多少故為凡器之孔老子毋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為孔也

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猱援屬塗附附著也

云毋

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梓也

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

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微美也

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毋教至典

屬○也以為上言小人傲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猱之升木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猱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興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連屬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啓教耳王何不教之手鄭唯以附為木梓言以塗附塗木梓則易著餘同○猱援至附著○正義曰釋訓猱之輩

屬非後也陸機疏云狻猊也楚人謂之水獺老者  
為獺長臂者為後後之白腹者為漸洲漸洲後後捷  
於獺然則狻猊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後獺也  
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是謂附為著故王肅云教  
律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毋禁至則進○正  
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從女要行好之者言止其好  
而稱毋故毋為禁禁以律升木類之則附為有形之  
物不得為著故易傳以附之易著必是物之器者故  
為木梓梓謂木末之處也以此律之性善豈木泥之  
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以領下小  
人與婦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此章先言  
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為禁  
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  
教小人孫毓難對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何為禁之而云毋乎**○**雨雪濼濼見**○**見日消**○**見日氣  
是未得立言之意耳**○**雨雪濼濼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  
也

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  
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  
皆樂善王不啓教之○雨于付反并及也同應符嬌  
反余符彪反又方韻反雪盛貌  
見如字下文同韓詩作曉音於見反云曉見日出也  
見乃見反曰音越下同韓詩作中朝向國始見賢也  
反又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  
如字

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心則無肯謙  
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  
之過者○下遐嫁反注申下同又如字遺下申毛如  
字鄭讀曰隨婁王力佳反斂也徐云鄭音樓  
斂也爾雅云衰鳩**○**雨雪至婁驕○毛賦為上言人  
樓聚也流力俱反**○**心易進此言易化之專言天之

雨下此雪雖漚漚然而盛至於見天呢然之日氣人皆稱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興小人雖善行此惡之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手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為惡行莫肯自甲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為驕慢之行故須化之弊唯以下二句為異言小人不為王所啓教故莫肯自謙處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甲下隨從行自居處婁傲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欲王教之也此莫肯之文并統下句為義○  
**○** 曉日氣○正義曰說文云曉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者日也序又從日故知曉是日氣也○**○** 兩雪至教之○正義曰以白者人言之辭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矣以漚漚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比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

故喻王誅小人○曰子為政焉川殺而言誅小人者以七典政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喜王為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情深有樂善之意耳非即盡誅滅之也此上戒矜升木之事欲王之教人故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教之乎○**○** 遺道遺道者○正義曰爰以道重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請曰隨從於人先人後已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詩云婁數聚也但訓為聚則義得通故六婁數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為強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為數乃常訓也故別**○** 雨雪浮浮見曉日流**○** 浮浮猶漚漚也流為毛說焉**○**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蠻南蠻也髦夷髦

也**○** 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不能變化之我用

是為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

焉○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  
尚書同音莫侯反行下孟反  
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令如南國之削密如西方之夷暴行如夷狄上不能變我爲用爲大憂之欲令王興善政而不能由此以測之也○  
○正義曰兩節入章在南故爲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存中國故爲夷髦髦雖在西夷總名也  
○  
從焉○  
也傳言夷髦不游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時有人鬲從之其中有鬲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豳微盧彭濮人又曰豳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被髮此髦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苑音鬱徐於阮反中下仲反下注不中同朝而

通反篇  
苑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  
○正義曰  
內同  
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文二句爲韻下二句及辛章下二句爲韻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辛章上四句言王無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總三章之義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典也苑茂木也○云尚庶幾也

有苑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

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

焉憂今不然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蹈動暱近也○

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

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返之釋已所以

不朝之意

○蹈音悼鄭作悼病也暱女

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

○靖治極至也

○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

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敗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

反誅放我寔言王則罰不中不可朝事也

○俾必需反本作甲

後皆同悼毛

○有苑至悼焉○毛以為有苑然者枝如字鄭音棘

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

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從之而朝事今諸侯不

往朝王由王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

上帝之王甚變動而其心不切則罰矣作汝諸侯無

得自往朝進之若自往朝進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

不任已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

更予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以

不欲朝王也○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

以王暴虐故誅之于天言上帝平今幽王行其暴虐

不可朝事其使人心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進之

由王為惡故已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則罰不中

假我伊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察功

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

不往朝事之也○○尚庶至不然○正義曰釋言云

庶幾尚也以心所念尚即是庶幾義相反置也以行

人之欲息於茂蔭似諸侯之願朝於有德故以茂喻

盛德而願往焉反陳古義以刺今故言妄今不然○

○蹈動暱進○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

可以蹈惡故為勅言王心無悔數變勅也故王肅孫

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上矣驟進釋話文毛於下章

瘳焉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

之則為王所病與此互相搔也○○蹈誼至之意○

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卜句言無自暱焉是其蹈

為惡之狀故讀為悼言使人心悼病若蹈履則非

惡之狀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訴其不可朝事於

理為切故以上帝為天而訴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

事故云釋已所以不朝之意○靖治極至○正義曰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馬則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繼任即加罪是不可朝事○靖謀至朝事○正義曰靖謀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姑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雷我使謀政事王信讓反誅放我也以凶矜有菟者柳不尚惕焉惕之支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息也○惕收例反上帝其蹈無自瘵焉瘵病也

云瘵接也○瘵則界反鄭音際俾予靖之後予邁焉云邁行

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瘵接也○正義

瘵病也鄭以上曜類之請為交際之際故言接也○邁行至行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

奔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予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予產將放之予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予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予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為放之義故引證之也吉大叔之名予南游楚之子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云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音附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曷害矜危也云王何為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裔延○有鳥至凶矜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至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開





反注同肅音二從七容反後楚元反  
下注同倡率朔率反朝夕直也  
至古人曰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  
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  
之服不變肅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  
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  
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  
皆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  
詩反以刺之  
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此及白華  
獨言周人者蓋欲者知畿內之人所  
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  
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由王  
者此凡在人  
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  
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即亦刺王也服  
謂在禮之衣德謂身之所  
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能使下  
民一德正謂服有常也抑抑威儀華  
德之開由德行有常故服  
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賦知其德之齊  
一不然則其  
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  
者有德

之人衣服不賦不言長民者彼言人  
故說長民不賦於經無所當也唯傷  
今不復見  
之人是總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  
故有士女二事○服謂至同也○正  
義曰冠弁在首衣裳在身皆是體之  
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也  
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總謂在首  
者見弁之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  
凡田冠弁服謂委貌玄冠為冠弁對  
其餘弁冕而立名非總諸冠與此不  
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  
時也言長民則與民為長者皆是故  
謂凡在人上倡率者謂為官倡導帥  
領之人即邑宰鄉遂之官言凡語廣  
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衆矣  
當各以其事服之今云衣服不賦明  
各於其事不得差忒故云變易無常  
謂之賦也此從容承衣服不賦之下  
以對之矣明為私處舉動故知謂休  
燕閒暇之處宜自放縱猶尚有常  
幽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休燕有  
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即經所  
云其容不改之類非據衣服故箋直  
云猶有常不言服明

其非服也壹者齊一之義故為專也同也言專為一明服色齊同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傳** 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

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

常吐口言語又有涉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

差○由如字士行下並反文行歸注○按行同衣於既反差都賣反又如字

民所望傳周忠信也傳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

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效之又疾

今不然○聖如字傳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域也定

本成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逆政化有道先  
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  
舉言之都邑以較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  
稱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  
人之有士行者非商為士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  
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上必有楊衣故知  
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  
裘大罽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為大罽之裘則是  
有衣楊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特未詳此詩之意  
以狐裘黃者實大罽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  
焉至此觀經為解嚴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  
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  
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息人禴祭服之者於是  
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身郊特牲云野夫  
黃冠黃冠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之非同於常祭其實  
為輕又不衣楊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玉藻云犬羊  
之裘不裼注云質略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犬

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  
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禮云犬羊舉一以  
言之七月云一之目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為  
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  
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  
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  
狐青乃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  
言于貉著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  
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  
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褐故此狐裘亦不褐取  
其溫然而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  
駟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為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  
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上則當皆然  
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  
矣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總之云疾今  
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  
以出於言而後為行故經以此為文次也○**都人**  
士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為

人所法效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實不遺才者  
識當為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  
經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  
曰逸詩也都人十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  
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  
列於學官毛詩不啻立故服以為逸

**笠緇撮** 事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

也 **臺** 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

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 **臺** 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

音符本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密直如髮也** **云彼**

亦作拱 **君子** 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

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綢直** 雷反密也緻直置反

本亦作緻隆俗本作隆殺所

界反又 我不見今我心不說 **○**云疾時皆著淫我不

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我不見第二

章作弗見一木四章 **○**彼都至不說 **○**正義曰言彼

同作不字說音悅 **○**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

者以臺草為等緇布為冠以攝持其髮是儉而且節

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為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

家女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知人之頭髮然其木末

無隆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恣

我今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十女德行如是兮因此我

心不歡悅而憂心思古也 **○**臺所至布冠 **○**正義

曰臺草各可以以為等則一也而傳分之者蓋本樂器

故民和曰其聲伊糾因可以樂由故傳分之以充二

事焉以緇撮為一知臺蓋不二矣 **○**以臺至且節

**○**正義曰禹貢有鳥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

鳥夷居下澤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 **○**特

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鳩焉草等而

至尊奇服也則華蓋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

所衣此至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為蓋

冠布為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特其髻而

已足且節也 **○**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其容

毛詩

卷之三

及古

毛詩

卷之三

及古

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案直**如髮。○正義曰傳變調言密則以緇為密也。緇者緇繳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隆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為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結。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木。未無隆殺定本降作降。○**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美石也。○**琇**音秀徐又音誘。與他見反。○**彼**

**君子女謂之尹吉**。○尹正也。○**吉**音讀為姑尹氏姑

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

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言毛如字鄭讀為。○**我不見**

**兮我心苑結**。○云苑猶屈也。積也。○苑於勿反。○**結**

彼都人士苑結。○毛以為言使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然。盤屈如繩索之為結矣。○鄭唯尹始為其餘同。○**琇**美石。○正義曰淇與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為填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淇與說武公之服以琇為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尹**正。○正義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吉**音讀至禮法。○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為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為姑美其人而謂之尹。姑者以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

王請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  
 卿明與同室為婚姻也鄭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  
 之甥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  
 癸曰吾聞姬姑嫗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  
 妃也言姬姑嫗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  
 世貴舊姓各連於王家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  
 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姑也孫毓云尹氏姑氏  
 衰世舊姓豈必能齊接篇義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  
 明王之時不特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  
 以衰世為難矣

如蕞

厲帶之垂者

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

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

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

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

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

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

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

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

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

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

鞶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蕞螢蟲也尾末捷然

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帶音帶本亦作帶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卷音惟注

及下同蕞幼邁反又幼界反益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蕞短尾為蠖蠖音虎代反鞶薄寒反鞶音簿末又

作蕞呼莫反捷其言反又音庚漢書音義我不見兮云舉也又朱便反一音其蹇反上時掌反

言從之邁

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

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則欲自殺求從古人

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

彼節主之邁。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  
 行者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  
 人君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蕞之尾言其容儀  
 有法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  
 如是議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  
 行而求古人言已憂則不能自勝也。鄭唯以垂帶  
 如髮製為異餘同。厲帶之垂者。正義曰毛以  
 言垂帶而厲為純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  
 為帶之垂者。而亦至卷然。正義曰以言如蕞  
 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  
 而亦如也以蕞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  
 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為大

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  
囊盛悅巾者男用韋女用縞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  
詩云垂帶如厲紀于帛名裂縞字雖今異意實同也  
以鄭波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  
名之為裂縞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  
于帛名裂縞故言麗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  
父死於路也為縵尾言縵尾有毒也故以為縵縵其  
末尾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斂髮無髦而  
有曲者以長者盡嘗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髮傍  
不可斂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捷下  
皆無然字○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髮故  
言士女此解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遇故知心  
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  
故知是問欲自殺求從古人

伊卷之髮則有旃

旃揚也

云伊醉也此言士非

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

髮於禮自當有旃也旃枝旃揚起也

旃音餘揚也

我不見

今云何肝矣

云肝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

也

匪伊至肝矣○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  
故匪伊之上闕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

法所當然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  
二句初直不悅後更死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為

病為事  
之次也

###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怨曠者君

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

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

思息嗣

采綠四

章章四



句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根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怨曠至非禮**。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所不責，故知禮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况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明，而欲從之語為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終朝采之而不滿**

**曰掬**。○**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

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芻**，弓六反，注本或一

易以**子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

**不容飾**。○**云信我也禮婦人在夫家并象并今曲卷**

其憂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局**，其毛反，卷音摧下。○**終朝至歸沐**。毛以為言

同，又作勉反，沈其言反。○**人有終朝采此綠葉而不**

能滿其一掬，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典此

婦人終日為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

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歸今不洗沐

其憂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鄭**

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與為異，餘同。○**與也至曰芻**。○**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為與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芻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芻。○**綠**，王至，於事。○**正義曰**：綠若難得，則不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獵之婦則廢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與也**。○**禮婦至待之**。○**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禮婦人

在夫家當筭此象骨之筭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筭而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侍之此我義勞終朝采藍不盈一擔傳衣蔽前謂之所加非經言也

**擔**云藍染草也○藍盧淡反流力并反又占反郭璞云今之藍藤五日爲

**期六日不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云婦人過

於時乃怨嗚五日六月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

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詹終朝

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

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爲恨况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進以喻

遠也鄭以上二句爲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爲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爲行役過時所以怨嗚憂思○衣蔽前謂之詹

○正義曰釋器文也幸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

○正義曰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婦人五日一御

○正義曰內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焉平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

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乃怨嗚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固以行役過時刺怨嗚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爲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

五日之御則不然故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

諸侯取九女姪婦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兩則四日

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爲諸侯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

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

尼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

○正義曰釋器文也幸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

○正義曰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婦人五日一御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  
日而編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  
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是鄭  
差後宮之數為天子御日之女也以御女八十一人  
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  
當一夕也夫人自然三人當一夕是十五日一編與  
望數相當故云然亦者亦望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  
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后皆取其感者故知卑者宜先  
謂月初也望後則月之盛故知反之是以內則之差  
亦先如如從卑者起由準此也諸侯夫人則亦望前  
先卑望後先尊至望而夫人三進望後亦如之以此  
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十有妾二日一御  
庶人多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  
婦人至憂思○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  
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為日數也難言以  
日為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格故  
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之  
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為憂思也

子于狩言報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云之子是

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

嘗從之為之報弓其往釣與我嘗從之為之繩繳今

怨曠言恨初行時不然附尺救反報勅亮反殺也

綸音倫繳音灼亦作故同與沈治亮反本又作皂釣音弔

音餘下同為于僞及下同之子至之繩○正義

曰婦人既思夫不見

悔事不隨之其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

往狩與我嘗與之報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鞬  
中也是子之夫往釣與我嘗與之綸之繩謂釣竿之  
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  
綸釣繳○正義曰釋言云繩綸也則綸是繩名弋  
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  
竿也繩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繩謂  
之繩綸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

生絲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云

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鱖魴鱖

是云其多者耳其衆維魚乃衆多矣魴音防鱖音敘觀古玩反注

周禮詩作觀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技其網反子特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

持此編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中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

俗本作觀觀誤也定本集注而作多

### 采芣四章章四句

一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

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古報反下同召黍苗

章四句至之職焉○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以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

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臣之廢職自君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

之恩惠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脂膏故言膏潤也此敘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

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如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

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

士不能行則召伯特為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

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為二伯以兼卿士耳○陳宣至事業○正義曰召伯之為卿士宣

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

是事業故  
兼言焉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傳**

典也芄芄長大貌

**箋**

云典者喻

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

之有陰雨之潤

○芄蒲東反一音扶維反長張丈反

悠悠南行召伯勞

之

**傳**悠悠行貌

**箋**

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

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

勸說以先之

○勞力報反汴及下篇注同營謝一本作營謝邑將徒役一本作將師旅來音

養說音悅

**傳**

芄芄至勞之口正義曰言芄芄長大者

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典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

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

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

在國則蒙若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

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

說以先之言即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

不知又刺之○**箋**宣王至先之口正義曰以嵩高言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

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

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

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謂其

**傳**

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

**箋**

云集猶

行既集蓋云歸哉

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

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

○任音子注同繫方展反沈連典反○我任至歸哉

○正義曰上

言南行爲總此言行中分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

謂有我負任者我輓轡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

召伯所爲南行之車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

云可歸哉言先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

無休止臣辱其事故刺之○任音至牛者○正義

曰傳言此四者明任益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

言之○蓋猶至止時○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爲發

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

求而未之得也禮記云蓋有愛我而厚之是發端也

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木句不爲發端而

其上歷陳回事故爲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

轅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

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又別爲二故

更以任爲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言

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總之昔爲任也轅車人輓以

行故云輓轅者有將車者此轉運哉任則是大任以

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

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

三言

卷之三

及古

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

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士卒尊忽反一本作**徒**行至旅者○

者寧別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

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額上

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與上我輦

異章故知徒行也○**召伯**至旅從○正義曰此言

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

百人爲旅五旅爲師要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

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

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諸會同杜預云

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

**蕭蕭**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美召伯

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原隰既

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土治曰平水治

曰清○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

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

而亦心安○治直吏反下**曰**此下傳亦然五土有

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

**○** 隱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

在位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之  
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  
在位之害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者即上三章下章句及卒章是也

隱桑有阿其葉有難**○** 典也阿然美貌雖然盛貌有以

和人也**○** 云隱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

一盛可以庇蔭人與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

覆養之德也正以隱桑典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

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 難乃多

反又彼備反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云思在野之君

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 樂音洛 隱桑至如

曰言隱中之桑枝條其阿然而長美其葉則甚難然

而茂盛其下可以庇蔭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與野

中君子其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

既隱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

庇蔭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為

不能覆養也自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

子而得見其在野之君子當之於位我則

其為喜矣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 阿然至

利人**○** 正義曰阿那是枝葉餘垂之狀故為美重難

為葉之茂

次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

柔欲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

由葉茂而蔭

厚所以庇蔭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雖然有以利

人言有此蔭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

人也**○** 隱中至於民**○** 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則言

其葉則阿非葉狀故使條長美楚柳云不尚息焉則

知舉此茂美亦取庇蔭為喻故與在野君子有覆養



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為相對今舉墨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比小人  
無德於民矣詩中不言墨者多矣若墨有莨楚不必  
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淫曰墨  
桑非能水之木而言墨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  
地宜在隈澗之所墨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  
之實然 隈桑有阿其葉有沃 沃柔也 既見  
者也 阿 隈反 沃鳥 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隈桑有阿其葉有幽 幽黑色也

於翊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膠固也 云君子在位

一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 膠 音交 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遐遠謂勤藏善也

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

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誨 藏鄭子郎 誨孔子至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 誨乎。正

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為驗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

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

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申姜姓之國也褒

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

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 華音花取七 與反孽魚列反

為千僞反 **說** 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適音的。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也。幽王之后褒姒也。以幽王初取申女以為后，後得褒姒而黜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微之，皆以妾為妻，以支婁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敗亂皆由后所致，故周人為之而作白華之詩以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為，而刺褒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逐，遂以王刺后也。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五年立以為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八年，皆言王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也。此詩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鼗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為此行則為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申姜至王故。正義曰：欲明申為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秦人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

三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信**

典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

姒其宰者，婦人因姓為字也。以申褒皆為王后，故謂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學者棄也。樹木新而復生，謂之榮。以適于北，根幹底于比支。經義傳支，庭也。中侯曰：無易樹于注云：樹于適于。唯管委委于曰：中侯注曰：管當為栢文。王曰：本支百世是也。適于比，樹本庶于比，支孽也。宗適于者，以適于管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為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既以妾為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于，故適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太子，故為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牛殺之，稱所以不能治下國者，以已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不可以治人也。

云白華於野，已漚各之為菅。菅柔忍，申用矣，而便取。



解之也孝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襄奴語申宗  
之子宜答宜答奔申解其獨之意以申后雖有子王  
用襄奴之禮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  
后無子揮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爲獨也 英英白

雲露彼菅茅 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

無微不至無不覆養 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

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襄奴使

一申后見 英如字韓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裴行

一猶可也 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

一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豫州

一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

女懼而棄之後襄人有獻而人之幽王幽王嬖之是

謂襄 襄 也蓋音鹿龍音元嬰補悌反又必計

是 英英至不備 毛以爲上既言王不以禮之失

天地之氣雖微不齊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

菅茅何爲獨行 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

於我而見黜退不則 養食是菅茅之不如也 鄭以

爲 英英之白雲 菅 潤養彼可以爲菅之白茅使與

白華之菅相亂易 猶 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爲后之

衰 似 令 與 申后相換代也 天生襄奴以或謂若雲之

養 茅 以 亂 用 則 爲 天下之妖然其妖本自夏世以至

於 周 時 是 天 行 此 艱 難 之 妖 久 矣 之 子 幽 王 何 故 不

圖 其 變 之 所 由 來 而 籠 之 以 代 后 將 至 於 滅 國 乎 〇

英 英 至 覆 養 〇 正 義 曰 以 英 英 連 白 雲 故 爲 白 雲

貌 言 露 亦 有 雲 者 以 雨 必 有 雲 言 亦 亦 雨 也 以 今 觀

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  
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凝雲  
合則清且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濡是天地之  
氣故言天歟之氣無識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夫無不  
覆養巨細皆潤之故管茅悉榮養也○白雲至見  
黜申后及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為管之茅使  
芽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與彼使申后是黜  
退以此喻為切故易傳也○也行商可○正義自  
舉是謂之非故為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  
難使下思德之以倡導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  
於其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候為  
毛說○天行至與姬○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  
喻天行艱難似從來為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  
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  
然天故行妖以滅周則非人所能拒而今王圖之者  
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更修德則可妖變  
為祥太戊桑穀即其中也臣王與滅實有天期要忠

臣微士不可委之五天默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死  
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助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  
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擊孤箕服實  
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王使執而戮  
之將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  
以香發喪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人可  
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喪人之神化為二龍以  
同于王庭而言曰余喪之二君也夏后一殿之與去  
之與止之與吉卜請其條而藏之吉乃帝幣焉而兼  
皆之龍言而條在積而藏之及殿崩莫之發也厲生  
之未幾而觀之條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下帷而  
謀之化為去龍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阻而遭  
之既葬而卒當宜生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  
孤服者方幾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  
于褒姒人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而變是女使至於為  
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廢君其處  
曰同二君二先君也策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  
之末流建之歲也裳正幅曰韓謬謹呼也龍變為蛇

蛇蜥蟻也毀齒曰亂未既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龜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為蛇蜥蟻也以其言未故為流龜之歲若流龜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嚳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龜之歲為其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龜之歲為五十年流龜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九十年而宣王立十五年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五年而生作為流池北流浸彼稻田

貌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

於申后流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

浸于鳩反字亦作寢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嘯市力反鎬戶老反

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為故憂

傷而念之

義曰以浸者蒙潤之言指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見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也

喻王無恩於申后流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日所觀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鎬之間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

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芟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日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汗下引豐以溉灌故

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為北流鄭

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

至念之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

為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為之得意當與

鄭同**樵彼桑薪印烘于熤**印我烘熤也熤姓竈也

桑薪宜以養人者也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

養饔之爨以養舍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熤於

娃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

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猶是樵昨焦反印五細反熤火車反徐又音

洪說文巨凶北凶二反孫炎音恭熤市林反熤音了

又方弔方召二反姓音志又丘強反郭云三隅竈也

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熤反何惠瑩反顧野王

口并烏樵二反炊昌垂反注同饗於恭反饗尺志反

舉七亂反食音嗣炤音照卑

如字下又卑兮反并注同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樵彼至我心○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

以炊爨云我用以爨於熤竈炤物而已桑薪薪之善

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熤于熤竈失其

所也以與幽王聘納彼中國之女不以為后反黜之

使為卑賤之事而已申后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

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為卑賤非其宜矣申云

之見黜廢以之古故惡莫奴言彼妖人之入喪奴由

此而廢申實勞病我之心○熤熤至養人○正

義曰熤熤釋言文舍人曰熤以火爨也釋言又云熤

姓也舍人曰熤姓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

娃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熤本為此竈上亦然

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以桑薪為善比之申后言宜

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人之樵取至

亦猶是○正義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然曰樵則樵

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

薪猶薪是獲薪也此以爨樵為不宜明其宜炊爨也

故知宜炊爨饗之爨饗以爨肉饗以炊飯雙言之也

爨肉亦言炊者以炊爨火之名故可以通焉以為爨

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得以後以養人為喻者以后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其稱是母而養之故為喻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 **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

知而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不

聞亦不可止 **念子懔懔視我邁邁**

不說也 **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懔懔然欲**

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 **懔懔威反說文七到**

慘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乎吠反又乎葛反

又匹伐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說音愧

同 **鼓鐘至邁邁** **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鐘于宮**

也以典王既廢黜其后于宮內其化必流於天下廢后而使天下之不做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念于幽王之惡慘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惡何為王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說其所言乎 **此言至所** **言** **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為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為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為幽王慘慘非悅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邁是不悅 **有鴛在梁有鶴在林** **鴛** **鴛** **云鴛** **其所言也** **也鴛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鴛之性貪惡而今在梁****

鷓鴣白而反在林與王養糞蚘而餒申后近惡而遠 **善** **鷓音秋鳥名鷓呼各反秃吐木** **維彼碩人實勞**

**我心** **有鷓至我心** **正義曰有秃鷓之鳥在於魚**



鶴也皆以魚為美食鶩之性貪惡而今言梁以食魚  
鶴之鳥潔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衰嫗之身  
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嫗也申也皆以  
后為尊貴衰嫗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  
反卑賤而飢餓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  
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鶩也至遠善  
○正義曰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  
鳥也故喻申后鶩實惡鳥以興慶祿今鶩言梁鶴言  
林是舉鶩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為  
美食為喻也既以食為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衰嫗  
而後申后是逃惡而遠善進者養之遠則餓  
之故又以逃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 鶩鶩在

梁戢其左翼



云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

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  
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 ○別  
彼列

反下段線  
反下同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云良善也王無祭

至其德。○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美責之言有  
鶩鶩之雄鳥在於魚梁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  
翼之下為雌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  
夫妻聚居男富有屈下於女為陽下陰之義故能禮  
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為不卑下申后以成夫  
婦乎之子幽王反無祭稱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  
而二三其行以為於德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  
夫鶩鶩斂翼相下之義也。○斂左至定道。○正義  
曰言敬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  
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稱  
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以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  
以成家道也此經載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  
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辯其  
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

下女之禮者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兌上咸為夫婦之卦其象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斯石履之卑兮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云王

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

然今也黜而卑賤扁扁顯反又必浚反之子之遠俾我疢兮

**傷**疢病也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禮反又邪

支有偏至故兮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觀

反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

乘車者此石也申后當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

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乎幽王之遠外我申后

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扁扁至履石正

義曰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

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為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

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

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履石

諫漢云王行則先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

石也即此詩有扁斯石履之

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八章章四句

白華賦上華則發下其也  
也此賦此詩言福滋不與之  
類類之王言福滋不與之  
其貴故與王同文樂王言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

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

鵬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

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縣蠻而延反下如字飲  
食上於鳩反下音嗣篇內

皆同注如字介音界○縣登三章章八句至是詩  
 賤音周麋市豔反○正義曰縣登詩者周之  
 微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以時大臣卿大  
 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  
 至於其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渴則不  
 與之飲飢則不與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之以車  
 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昏亂所致故作是縣  
 登之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為已困而私以責  
 人是王法為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  
 賤敎其為亂之意於經為總指而言之經三章上  
 四句是也不肯飲食教載之為三章下四句是也  
 由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  
 論相對則為二散則相兼故略之以便文○微  
 臣至刺之○正義曰以微臣臣之微賤者惟士為  
 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  
 是為大臣故知微臣謂士亂世之作詩亦應多矣  
 此篇稱言微臣者以為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  
 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

手

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以上之祿薄或困  
 乏資財則當黜贍之以不贍為遺忘也知十為  
 末介者以為賓而作介猶為主而作擯以聘禮及  
 聘義皆言士為紹擯繼於卿大夫之末為末擯故  
 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十食九人  
 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  
 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  
 也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  
 亂故稱其所由自幽王之  
 時國亂禮廢以下是也

**縣登黃鳥止於丘阿**  
○興也縣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

鳥止於阿人止於仁○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

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

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處昌道之云

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為末介從

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

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

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罷音皮下同倅七對反副車

**○** 綵蠻黃鳥至載之○正義曰言綵蠻然而小者是

處者而自託息焉以興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

止亦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既

擇大臣之仁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為末介從

之而行其道路之上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

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事未至則

飲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彼在後之倅車謂之使

載之○大夫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夫何為遺忘已

而不肯飲食教載之○綵蠻至於仁○正義曰綵

蠻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綵蠻小稅釋丘云非人

為之丘幸過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釋地

云大陵曰阿則丘之與阿為二物矣而以丘阿為曲

阿者以下丘則丘隅頽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

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此為大臣無仁心

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於仁○正義曰正謂主屬焉

○正義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託也

以鳥是不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學

此微臣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  
為介從也聘問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已意  
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主所自引或君知其依  
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便  
之常故隨文為次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  
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  
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車有至與未至故箋  
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車未至則豫教之臨  
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  
之以士無俸車故也後車俸車者明後為副也夏官  
戎僕掌俸車之政通僕掌或車之政田獵之副口佐  
政是朝祀之副白或兵戎之副曰俸田獵之副口佐  
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或車言俸者周  
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或俸皆副也散則義通故以  
俸言

綵蠻黃鳥止于丘隅

○

云丘隅丘角也豈敢憚

行畏不能趨

○

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

行半畏不能及時疾至也

○憚徒且反下同

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綵蠻黃鳥止于丘

隅

云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

○

云極至

也○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詠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

饋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醢生曰牽不

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瓠戶故反牢老刀反饗於恭反字又作

麥餼許氣○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正義反腥音星○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

也以在上位者乘其發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饈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

之人不以蒞羞微薄而廢其禮焉言古之人踐者尚不以微蒞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

其禮以化下反駁今上棄其禮而不行也今在上者尚垂禮不行乎踐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

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蒞羞之薄下二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

○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兼三禽故牛羊豕也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於祀五帝則繫於牢豕

之三月宰者於所居之處故繫豕者為牢也天官內外饗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內外饗之爨亨煮

肉之名故熟曰饗既為熟則餼非熟矣僖三十二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

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幡幡瓠葉

貌庶人之菜也○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

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

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

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

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

也既有養餼遂因解奉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此與牽養相對故餼為腥其實餼亦生爨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絀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而不與牽養相對故為生也凡言饗者皆與人行事禮陳獻許與賓客等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子以朋友講習

○幡竿頰反亨普庚反注同菴莊魚反行下孟反兌徒外反易卦名也訓

悅○幡幡至宜之○正義曰幡幡然者是飴之葉也我君下令人采取之既得而又亨者之釀以為

飲酒之萌也庶人農功畢君子賢者有酒令人酌此酒我當與父兄室人嘗而飲之所以相親愛也言古

者不以微薄而廢禮尚亨飴葉而用之今乃有牲牢饗儀而不肯用故以刺之也○幡幡至之菜○正

義曰十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飴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月斷壺即言食我

農夫彼雖執禮與此為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申之云庶人有賢行者○正義曰序云

不以微薄廢禮不連君子有酒故知亨然飴葉者以為飲酒之萌知為菴者以禮飲酒有菴醢故也此美

君子行禮而亨庶人之菜故知君子是庶人有賢行者也庶人而能為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畢則閑而

無事於此之時乃為酒漿以合會朋友習行禮事講其道藝故也以民在田畝必無容暇故知農功畢而

為之以三時務農詳闕於禮故為酒會朋友以講習之此酒為朋友而釀先言嘗之則未與朋友賓客飲

也故知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飴葉而飲之酒為朋友所作而與父兄先飲是所以急和親親亦是為

行禮也又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上於賓客故也以此堂之言故知為酒將以會朋友也作酒本為

行禮和親亦是禮事欲見敬重賓客故言嘗以美之以此在獻前又無殺羞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兄

室人室人者即家內之小大皆是也賓客則加以以羞者明重得兼輕此父兄前有前賓客亦有羞又有

兔為之羞鄉飲酒無禮是為大禮雖有時殺尚有酒應明賓雖有羞亦有酒故云加之也引易筮象曰

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即朋友也所會朋友必為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為

習禮講藝故引以證之講習必非農時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文也

有兔斯首炮之

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毛曰炮加大曰燔獻奏



也

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

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

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

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注為酌名○兔他故

反下同斯首毛如室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

本作包曰交反燔音煩進附進之進下遐嫁反○

有兔至獻之毛以為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

酒之羞君子之賢者有酒合酌之我當以此酒奏獻

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乃有牲

牢而不用儀制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為異餘同○

毛曰至獻奏○正義曰賤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

燔去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萑以

置之故云毛炮之此述庶人之禮傳南言毛曰炮當

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

無改字之理斯名當訓為此王肅孫臧述毛云唯有

兔頭耳然燔經有炮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唯一

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

肉安在以其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

唯有一兔即是不足以微薄廢禮也為肉至薄明是并

毛炮之不可燔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如置

於火上走燔燒之故言加大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

於賓故言獻奏也○斯白至酌名○正義曰鄭以

毛詩

卷之三

禮記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經雖先為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皆  
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微  
薄廢禮故先述進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  
皆云酌言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  
當然不應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  
之言每酌言言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  
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為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  
賓相充為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不於上章解之者  
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  
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賓作嘗亦行禮故亦  
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奉耳其庶  
人執鸞庶人見國若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有兔斯首**  
**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燔** 燔火曰炙酢報也  
**燔** 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  
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炙音隻酢才洛反  
燔苦浪反何沈又苦

即 **燔** 燔火曰炙 **燔** 正義曰燔舉也謂以物貫之而  
反 **燔** 於火上以炙之 **燔** 報者至燔之 **燔** 正義曰  
中 **燔** 報者之義故言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與主人  
是得主人之獻酌而報之也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  
禮故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  
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燔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  
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煨 **有兔斯首燔之**  
乾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有兔斯首燔之**  
**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醕** 道飲也 **醕** 云主人既  
卒辭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醕**  
帝周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同 **醕** 道飲 **醕** 正義  
復扶又反俗之一本作俗人 **醕** 曰以醕者欲以醕  
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醕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  
賓乃謂之醕也 **醕** 主人至勸酒 **醕** 正義曰傳以醕  
為導飲嫌其謂主人自飲為醕故辨之主人既卒酢  
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醕猶今

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騰之箋皆准鄉飲酒燕禮而爲說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

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舒舒鳩舒鄧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

亦作漸漸下同飲徒歷反本或作翟叛音時將率

上于亮反下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放此役久病

於外本一作役人久病人衍字野音了

本又作藝士卒尊忽反下篇士卒同

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

作以刺幽王也幽王無道西戎北狄共違叛之

荆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

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

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言對天子爲上故稱下

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

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

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

也定本本下無入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

有者說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

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沈古

為荆州亦以其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荆者非為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荆非已久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慙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鄆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也既言將率別云役人故知譯士卒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高峻 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

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率受王命東征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

之朝於王 漸漸至朝矣○毛以為此時戎狄已叛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繼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大東征征伐荆舒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暇備禮而相朝矣○鄭以漸漸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夫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猶不可得而伐矣其謂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悠然而長遠維其邦域廣闊又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漸漸山石高峻○正義曰以漸漸文連之石為山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為

一事鄭以勞爲遠遼言廣關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  
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成  
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  
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  
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爲征戎狄而言俱是述  
毛爲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召之華庠曰西戎東夷  
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  
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非伐戎狄傳又總而注  
之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爲毛說若然辛章上  
四句毛訓分之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  
此山川事類故并之○山石至辛服○正義曰以  
漸漸高不可尙故喻戎狄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  
國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  
得歷其國之高山又荆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尙伐之  
不得一秋山高不可伐故以喻其衆熯也維其高  
矣還是漸漸之石高也則知維其勞矣是山川悠遠  
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其迤里長遠  
拜域又勞勞廣關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下句言

不能正之也廣關遼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連而作勞  
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曰之詠歌不專以  
竹帛相授音韻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  
言當作連也毛并註四句則是以爲一事箋分爲二  
者以下云武入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  
可言不能正之不得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  
舒之地爲下事發端也不善以四句爲下事之端者  
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  
以上二句充之也辛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  
征則荆舒之惡爲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  
上言涉波下言涉沱俱是水亭明其共爲一喻故皆  
以爲荆舒焉○武人謂將率也○正義曰以序云命  
將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正義曰以序云命  
侯見王之辭序云役久病於瘡明其所將之人罷病  
不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  
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朝于王王肅云武人王之武  
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服備  
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爲然正以

詩中諸言不皇多為不暇後存其說代毛耳凡諸侯  
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  
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  
不當以此為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為長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 **釋** 卒竟沒

盡也 **釋** 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

一之處何時其可盡服 **釋** 卒毛子亦反鄭在律反崔罪  
同反鄭五回反本一作曉處昌慮

一反下 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釋** 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

一問於下 **釋** 漸漸半出矣 **釋** 毛以為時遠征戎狄戎役

我等登之維其終竟言當備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

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

山行不可徧故久病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  
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辛苦不暇出而

棺與為禮矣 **釋** 以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  
嵬然不可分而上矣以與戎狄相懼不可得而伐矣

其刑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  
伐之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

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上矣 **釋** 卒竟沒盡 **釋**  
正義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

詁文云民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同故沒為  
盡也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曷其又異者維其

言已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 **釋** 卒  
者至盡服 **釋** 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

形也故請為卒釋山云卒者屢義郭璞曰謂山峯頭  
巖者箋云卒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

取爾雅為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  
亦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此 **有**

豕白蹄豕涉波矣 **釋** 豕猪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

涉水波 **釋** 云豕眾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

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  
與眾豕涉入水之波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敏其  
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

危賤之故比方於豕

○蹄音的都歷反豕之丞反將久雨一本作天將雨能奴代反

本又作耐駭戶楷反離雅說文皆作穉古哀反躁手

一 到反離力智反穉在陵反離雅豕所寢曰穉方言作

槽從水音同連音重本 豕離于畢俾滂沱矣○畢

作灑力交反俾乃曰反 云將有大雨微氣先見於天

以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  
使之滂沱疾王甚也○滂音郎反沱徒何反注同喝

又武人東征不皇他矣○云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

干工命○他音沱有豕至他矣○毛以為此時征伐戎

涉入水之波連之處矣是在地為將雨之微也又值

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為將雨之候以此微候

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遇之尤以

疲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為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

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服更

有他事矣故不得相朝為禮也○鄭以為荆舒之人

以眾豕其君猶白蹄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

者項其眾豕離其繒牧之處涉入於水波連矣以興

刺舒之君率其眾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  
矣豕性本自能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滂  
沱矣豕豕既得此水編唐突而難制以豕將舒本自  
好亂王又為不善之政以加陵之矣荆舒既被此政  
彌疆梁而難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為他

矣于犯王命是為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干王命○  
豕豬至水波○正義曰豕豬釋獸文釋詁云豕進  
也言進涉是訓豕為進也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為雨  
微類之則此亦雨微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  
水矣并以二經為兩微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  
一 豕眾至於豕○正義曰豕眾釋詁文豕之性能水言  
其自好涉波其兩微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荆舒之難  
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蹄皆自豕孫炎曰蹄蹄也傳  
已訓豕為蹄故豕即以蹄言之經直云白蹄不云豕  
則曰豕亦不知豕蹄白而豕引此者以爾雅豕為釋  
詩詩中言豕白蹄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驚  
謂之豕則豕者蹄疾之言白蹄名之為豕是蹄疾於  
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豕與豕字異義  
同釋獸於豕之下所寢槽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為槽  
某氏曰臨淮之謂野豬所寢為槽李巡曰豬臥處名  
槽槽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槽牧之  
處與眾豕涉入水之波漣矣釋與槽音義亦同荆舒  
之人勇捍捷敏者謂士俗民人勇而剽悍其舉動便

捷敏速以其民體故奸叛難禁制也其君備白蹄之  
豕言其民爾豕豕也乃率其臣民去禮義之安而居  
亂亡之意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上下相敬是禮  
義也報進王命以改征討是亂亡也豕者言獸之尤  
穢今以荆舒比之故賤之此方於豕以其餘與命立  
文猶隱此云有豕正是指斥辭有憎疾之旨故知有  
賤之意○月離于則雨○正義曰以畢為月所離  
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畢即言俾滂  
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者即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  
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  
風上也為木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  
南宮好鳩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之所克  
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  
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謂雨若又時暘若  
善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又善謀聖本之  
五事則肅由貌也為木又由言也為金善由視也為  
火謀由聽也為水聖由思也為土故五行傳以為貌



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微亦依此貌  
言視聽思爲次鄭曰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  
木氣爲雨也鳴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鳴也  
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  
木水火非上不處故知土氣爲風以此知風土雨木  
皆從地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已性也此庶微寒  
燠卽聰明也加之陰則爲六氣故五行傳陰屬星  
極故曰望之不極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逵服虔因此  
及春秋緯之文卽以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  
北方明南方唯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爲當餘甚謬  
矣失之於書傳也○○將有至王甚○正義曰此與  
上經相校爲喻言木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  
是氣滿得流益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好叛加以王  
之不善是彼強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之喻唯此  
而已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從天  
爲大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爲不善然  
後荆舒背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  
猶物之萌芽漸而成大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

沱是疾此雨之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  
王之甚鄭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  
使也○○不能正于命○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  
橫爲餘事其其所守于犯王命是爲他矣故知不能  
正之令其守職不于王  
命正于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召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  
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  
逢之故作是詩也○○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

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  
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  
○召音條徐音韶草名華

音花距音巨難乃且反是詩正義曰言西戎  
下之難同近附近之近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者下篇序曰西夷  
交侵中國則豎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  
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即序首章上二句  
之事因之以儀饗卒章下二句是也閱周室之將  
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達之即首章下二句是  
也經序例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  
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達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  
傷之事故言因之饑饉於下明其穰是可傷各自  
為義次也師旅並至危亡正義曰以四夷  
在中國之外從外內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  
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  
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周禮制諸侯  
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  
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  
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纒出師旅也  
知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已達

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應  
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侵而發  
憤閱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  
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  
出見也是於將王臣未出不得達之也達之  
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

### 蒼之華芸其黃矣

典也蒼陵蒼也將落則黃

云陵

蒼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蒼之幹愉如京師也其華  
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夏之

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

戶雅反下同罷音皮

### 之憂矣維其傷矣

云傷者謂國日見侵削

華至

傷矣正義曰陵蒼之英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  
芸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其強國盛

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若餘特立矣  
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  
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為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  
見侵削也○**○**荅陵至則黃○正義曰釋草云荅陵  
荅黃華葉白華荻舍人曰荅陵荅也黃華名葉白華  
名荻別華色之名也其氏曰本草云陵蒔一名陵荅  
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日中華紫似  
今紫草華可染皂莢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荅  
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  
陵荅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  
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以桌  
裳者華言之則共為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陵  
荅至孤弱○正義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皆以事  
驗知荅之餘喻京師華猶諸侯者以序云交侵中國  
即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  
也華之衛翰如諸夏之衛京師故知翰如京師其華  
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  
華襄四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

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馬之育費也今而始大比於  
諸華是或謂諸夏為諸華也謂之夏者夏人也以其  
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  
是也華言諸則若翰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  
則京師**○**荅之華其葉青青**○**華落葉青青然**○**云京  
師以諸夏為保障今陵荅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  
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青青于零反注同  
下**○**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為政  
如此則己之生不如不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悶  
之甚**○**言已落言陵荅之上黃華今已頽落矣唯有  
葉青青然獨在耳以興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  
唯有其臣當出見耳是戎夷之疆侵敗諸夏藩衛既

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喪敗不如已之本無生也自傷生逢今世○鄭唯以華衰為異言陵苕之上黃華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與周室之外諸夏其師既已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已衰而葉未頽猶諸夏已病而王臣未發明師既衰出亦敗矣餘同○鄭華葉青青然○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盛上言將落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意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眾矣斷不能禦之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為諸侯未敗此為已敗下所以言亡為事之漸也宣王之伐虢伐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疆盛則命將帥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于宇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鄭京師至出見○正義曰既言苕之華又言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蔽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為

郭蔽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者以經仍云苕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夏未為皆亡不可以落為喻故為衰耳○鄭我我至之甚○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伐而以我為我王者以逢時多難非已所為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為王之政人莫不野生而云已不用生生非已所裁而以生為恨故知已祥羊墳首三星在留祥羊牝羊也自傷逢今世也祥羊墳首三星在留祥羊牝羊也墳大也留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祥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祥子葉反墳扶作雷牝頸恐反笱音苟復扶又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治日少而

亂日多



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

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

○鮮息淺反



治直吏反

飽○毛以為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耕羊而責其大首終無是道也以其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澤在於魚鼈之中其去斯須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望其存亦不可久也人於亂世之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相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鄭下二句為異言時帥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晏早可以飽之食但時乏少無可以飽之是所以可篤也○○詳羊至可久○正義曰釋畜云羊牝粉軟特故知詳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墮天運晝夜一周魚筍之間斃見心星之光耀須臾即遇故言不可久也○○無是平須臾○正義曰以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闕

○今者至飽之者○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恆多禍亂言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亡

### 蒼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音佩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上言下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蓋言虎兕及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



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

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

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何人不將經

營四方言萬民無不從役  
何草至四方。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

生正月之期從後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

不黃乎言草皆黃矣云草生至於草黃於是之間將

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

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為將

之以經營也是非將率為勞萬民又甚苦焉。

用兵至之甚。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

草不黃是見黃而怨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

見草之黃嘆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觀物而

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

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

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革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

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

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其何日不

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為人將則是士卒

也下句既為士卒知此為將率也何草不玄何人不矜

色始春之時草芽樂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

-5 210 45 895" data-label="Text">

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  
反注同案魚別 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云征夫從役  
反復扶又反 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  
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 義曰將率以草黃  
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家  
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為矜耳言  
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為矜夫也既久  
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為非民乎若亦是民當

休息何為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玄赤至之  
○正義曰鄭於冬官鐘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緹  
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玄赤黑色  
春秋元命苞緹緇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為正物生色  
黑故知始春之時草木葉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  
月為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  
始春之言不同者緇緇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  
曰九月萬物皆衰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  
之黑不由草木玄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矜書傳及  
王制文彼言者有為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  
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  
者同故謂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  
之有鰥在下矜與鰥古今字。○古者至民乎。○正  
義曰隱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  
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  
玄至於黃黃又至於玄期年不歸是為非民言其不  
厚之也。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虎野獸也曠空也

云兕虎比戰士也。○兕徐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兕  
至不暇。○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  
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不得歸常而彼空野之中  
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  
行之夫朝夕常有而不得閑暇。○兕虎野獸。○正  
義曰傳言野獸者與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  
故言視民如禽獸也。○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為  
鑿譯獸云兕似牛某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  
青色重千斤是也。○兕虎比戰士。○正義曰序云  
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魚以狐比有  
殘之事則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  
也。有芄者狐幸彼幽草有淺之車行彼周道。○芄小  
獸貌棧車役車也。○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  
者。○芄薄紅反沈又扶東反棧有芃至周道。○正  
義曰有芃芃然而

小者會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  
我有棧之輦車人輓以行此人本非會獸何為行彼  
幽道之上常存於野與狐在幽草同手故傷之也○  
言苑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  
車故云棧車役車○狐草至輦者○正義曰以上  
言率彼曠野而此是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孤草行  
草止故比蓋者亦道行道正故以幽草與周道相對  
也故書言輦車去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  
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正以為蕃營是行止  
常不於道假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此輦  
老也然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  
泗奴車周曰輦輦車一斧一擊一種一鋤周輦  
加一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三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  
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春  
官巾車王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與此不同亦人輓以  
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注云輦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草輦

而漆之役車方稍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  
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  
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輦車也  
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巾車同又知非彼  
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輓以供役為名  
耳非輦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  
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  
車耳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十六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其耳亦外其車知其上而疾之對音也  
其耳亦外其車知其上而疾之對音也  
其耳亦外其車知其上而疾之對音也  
其耳亦外其車知其上而疾之對音也  
其耳亦外其車知其上而疾之對音也  
其耳亦外其車知其上而疾之對音也  
其耳亦外其車知其上而疾之對音也  
其耳亦外其車知其上而疾之對音也  
其耳亦外其車知其上而疾之對音也  
其耳亦外其車知其上而疾之對音也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毛詩大雅

陸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  
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  
而推序天命上連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  
大雅焉文王至靈壽八篇是文王之大事故為正  
文王有聲二篇  
是武王之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

立周邦 ○而王 **文王** 七章章八句 ○文王至作

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

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曰下文王指而說其

事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

為因戒成王言以疾丁為鑒用文王為法言文王

之能代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

受命作周以總之 **受命至周邦** ○正義曰言

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天命則不能然故云受

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

適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

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為諸

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為天子故為受天命也

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由天苞羅以流坤吐

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決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緡

注云決地之瑞者洛書也然則河圖由天洛書自

地識緯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

洛所出當天地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

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治所

以教告王者也是圖書皆天所命故文王雖受洛

書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故後世創基之

王雖無河洛符瑞皆亦謂之受命以其何有天下

是命與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雖

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

無明說馬鴉之傳謂管蔡為二子則毛意周公無

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

必不得與鄰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

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曆

在銘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  
 未崩故諸儒皆以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  
 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  
 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  
 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  
 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處芮既讓諸侯聞  
 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  
 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  
 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  
 犬夷與伐耆伐邠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  
 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雖可據信  
 依書傳史記為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  
 館取白魚皆七年是邠以文王受命為七年之事  
 中儀我廌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  
 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連期援引河圖曰余帝  
 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佈注云周文王以戊午  
 葬三十九年受命易類謀云文王比隆典始萌伐  
 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

戊午葬三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是鄭意  
 以入戊午葬三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  
 書而命之也鄭知然者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葬二  
 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  
 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為此改猶如也如前  
 聖王所得河圖之書由此而論既云入戊午葬二  
 十九年雖連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籙應河圖則  
 二十九年平之文為受籙而發受籙者即謂受丹書  
 至命之籙也以此知入戊午葬二十九年是赤  
 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  
 於天下然後始以受籙者以文王之時所為大事  
 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既言受命之年即言  
 所為之事下乃繼以受籙應河圖此等之事皆由  
 受籙而為之故受籙之言與二十九年文不連耳  
 是類謀亦先言伐崇然後言受赤雀丹書亦以伐  
 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  
 上先言之也且乾鑿度云下殿者封黑期火戊倉  
 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葬也午為火必言

火戌者木精將王火為之相戌土也又為火子又  
火使其子為已寒木是明倉精絕殷之象也是言  
文王受命在戊午歲之意既言入戊午歲二十九  
年受籙復說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年為受命  
年也受命之月已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  
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  
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歲四十年矣是鄭以受  
命元年為入戊午歲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  
也又以曆推之入戊午歲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  
年歲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  
歲在己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  
子譜云以曆推之文王受命十二年辛未之歲殷  
正月六日殺紂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  
又中候雜師謀云唯王既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  
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六年而伐崇  
眉豐也即云至備祭之水呂尚釣崖王下趨拜曰  
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月書命云維長  
金鈐師名呂故得命即聖之令受命六年而言望

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數之故七是得命之後明年  
故元鄭所參校於茲明矣若然鄭於金縢之末注  
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  
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  
一年觀兵得魚之時武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  
終則通數取魚之年乃得為七年鄭云文王得赤  
鳥武王俯取魚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以其  
年數者文王改元須得歲首為之武王未及改元  
唯須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之  
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服爾下故太誓說武王  
升冊稱皇太子得魚即云俯取是得告之即須改  
稱故不與文王同也如上所說受赤雀之命必是  
歲在戊午歲二十九矣按乾鑿度云曆元名握  
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  
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  
之命為天子以曆法其年則入戊午歲二十四年  
矣歲在癸丑是前按五歲與上不相當者其實當  
云二百八十五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歲二十九

年受籙之言足以可明故略其殘數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蔀二十九年者依三統曆七十六歲為一蔀二十蔀為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為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壬午為蔀三也辛酉蔀四也庚子蔀五也巳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巳酉蔀十六也戊子蔀十七也丁卯蔀十八也丙午蔀十九也乙酉蔀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八歲以一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即是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巳卯等六蔀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蔀二十四年更加五年為二十九年受赤雀

之命若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為積日以日行一而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按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巳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又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雜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漏校諸本則無五字也或以為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若如此說於易緯之文上下皆合於中候之注年數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讖緯所言文王之事最為詳悉若赤鳥之外別有洛命則應有文言之今未有聞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應及雜師謀皆說文王之事以言赤雀丹書不言更有所命詳檢諸緯其辭亦然易通卦驗曰有人侯牙舍姬滿步有鳥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是類謀曰受赤雀丹書春秋元命苞曰鳳凰

衛丹書於文王之都皆言丹書鳥雀而已曾無斥  
言別有他命鄭言洛書即丹書是也不然鄭何處  
得洛書之言乎說者雖云再命既言七年而以則  
亦赤雀命後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後受洛書  
所以不即改元而待後命何也且鄭云受洛書之  
命爲天子若前命已爲天子後命更何所作既天  
已使爲天子猶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違拒  
天命聖人有作決不然也又鄭於六藝論極言瑞  
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衛負焉黃  
帝堯舜禹公是其證也若禹觀河見長人舉問於  
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  
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  
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有洛書耳洛書龜負而出  
乃是太平之法於文王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  
大蔽也然則文王所受實赤雀衛書非洛而出謂  
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爲正也故  
圖者謂雖不從河謂之河圖書者雖非洛出謂之  
洛書所以統名焉故元命苞云鳳凰衛圖置帝前

黃帝非丹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  
授是不從河者也神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  
云謂洛書皆不必龜負也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  
所命文王商丹書者我應是類謀謂之赤雀元命  
苞謂之鳳凰通卦驗謂之爲鳥鳥者羽蟲之大名  
赤雀鳳凰之雜神而大之亦得稱鳳文雖不同其  
實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代崇既伐于崇乃作邑於  
豐則受命之時未都豐矣而我應云赤雀衛丹書  
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凰衛丹書遊於文王  
之都者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將伐崇受赤鳥  
是當時行往豐地未都豐也所居有屋故稱昌戶  
從後言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謂云  
周公遊居東都亦此意也文王世子稱武王謂文  
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生稱王  
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既得  
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孫王之文在誅  
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  
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

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  
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  
爲次未可卽以爲定其傳稱二年伐邲三年伐密  
須四年伐犬夷書序云殷始咎周註云咎惡也紂  
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  
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來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  
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  
按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  
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  
則黎耆一物是矣主伐犬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  
伐耆此出中說文王之勞還師云春日進遲是四  
年遣役五年始及乃耆之當勞說被囚其年得釋  
卽以歲暮伐耆故無九年伐耆也夫無二日土無  
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直期反形已露紂  
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飯  
雖紂之愚非實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來黎之下云  
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  
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

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  
度布王號之下註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政此是鄭  
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  
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  
是稱王之迹故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  
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政  
務元年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行  
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  
是稱王在晚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  
殷紂尚有罪於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時  
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固下  
注云我稱王非爲早欲以一人之心固固下是早稱  
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  
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  
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不稱王而得  
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卽稱王於時天期已  
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  
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

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  
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  
故召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為一月二月不云  
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然則從  
是以後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  
其得之年月雖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  
尚於磻磔之岸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傳云散  
宜生南宮括闕天三乎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  
見西伯於美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  
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夫  
夷人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  
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為未  
受命時已得太公舉言不同莫能齊一按左傳稱  
呂伋為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安也文王受命六  
年武王已入十一矣不應此時方版王室且文王  
於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為武  
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  
有殊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

武崇之後力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字已就太公  
無所宜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業  
大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聖賢多矣仗賦之勞不  
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  
感矣亦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于  
周西伯出獵得之武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  
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成曰呂尚隱  
海濱周西伯拘美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曰吾聞  
西伯善養老蓋往歸焉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  
要之為文武師司馬遷馳騁古今良亦勤矣尚不  
能知其事周所內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校未  
善使一姓不再命蓋則文王已受赤雀武王又得  
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既衰之後天不復重  
命使與耳非謂創業之君也文王雖天意與之  
而仍未克紂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在上在民上也於數辭昭見也



三

云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

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也崩諡曰文

○於音鳥註及下於緝并註皆

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著珍慮反諡音示慎也悉也生存之行終始悉錄之以為諡也

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

○乃新在文王也

○云大王聿來晉字

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大命至文王而受命言

新者美之也

○大音泰後大王皆同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傳有

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

○云周

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入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

○傳

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

○傳

云在

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傳

至左

右○正義曰言文王初為西伯在於民上也於呼可

歎美哉其時已施行美道有功於民其德昭明若見

於天言治民光大天所嘉美以此故為天所命周自

大正已來居此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為新國

矣以明德而受天命變諸侯而作天子是其政新也

天既命文王戎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由有美德能

受天命則有周之德為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為

-5 195 45 895" data-label="Text">

不是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與當時天下莫若文王則

天之所命為是矣又美文王云文王上升則以道接事

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

右之宜順其所為從而行之○○傳在上至歎辭○正

義曰此言於昭于天是說文王治民有功而明見上

天故知在上在於民上也書傳引於穆清廟乃云於

者歎之是於為歎辭也尚書注云於者鳴聲則於鳴

古今字耳○○傳文王至曰文○正義曰下言其命維

新則此未受命時事故鄭本而言文王初為西伯未

受命之時已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爲天所命也言初爲西伯以對後爲王總受命之前爲初非謂爲西伯之初耳以言在上著見於天明治民之功見也故知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言著見者爲天所嘉美而知之故天命之爲王使爲君於天下至崩而諡之曰文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檀弓上曰死諡周道也○大至美之○正義曰言大王自幽來相其可居之處而爲國於周大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善邦也幽宮天定始商是王逆起焉國語言周之興也豈豈囑於岐山蓋爲周興之兆而未有書文授之王位是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諸侯國名變而在天子國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有周尚也時是也○正義曰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之然民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濟爲有濟傳疊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時是釋詁文○周之德至是矣○正義曰此言文王德著爲天所命故反其辭以結之言又是者言周德既明天命復是對上句故言又也王肅云

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言文至接人○止義曰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思禮撫養以接之○在察至行之○止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人而云在帝左右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觀知天意解在帝也順其所爲從而行之附左右也易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順其所爲而效之

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傳 疊疊勅也哉哉侯維也本本宗也文支子也

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

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

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爲天子庶

為諸侯皆百世也。○齊音尾開音問注同哉如字毛載也鄭始也左傳作載本又作載同敷

音字施始或反適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傳不世顯德

乎也者世祿也云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

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齊音至亦世○毛以

明德不廢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為人所聞

日見稱歌不復已止文王德布陳大科以賜子孫於

是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於後世維文

王孫之與子孫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問本

宗之字皆得百澤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福慶

延長也文王之德不但德及子孫而已凡於周為臣

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德而亦得繼世食

祿言文王德人及朝臣所以常見顯德不復已止也

○鄭唯以歲為始侯為君為其言文王能敷陳恩惠

之施令德著於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周國由此故為

天下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子其本適為天子支庶

為諸侯皆得百世餘同○齊音齊至支字○正義曰

齊音也也釋詁文哉與哉古字通用中庸言哉者培

之注引上天之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

釋詁文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為維也道譬

本幹庶譬其枝故言本本宗支支子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科以賜子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唯文王孫子受而行之美其本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宗與支子相承百世之道○齊音善至百世○正義曰哉始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宜為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其用明德即陳錫是也以能敷陳恩惠之施故得受命造周令長世稱誦是用明德而致令聞不已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哉周能施也夫故知去恩惠之賜以施子也宣十五年左傳亦引此詩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既造周國當子孫嗣之故天下之民君其子孫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也○齊音不至世祿○正義曰傳以經言不顯則

為顯也由顯而得世故并及之不世顯德乎其世顯  
德也謂臣有顯德謂子孫世之仕者世祿欲舉輕以  
明重若子孫後有顯德謂位亦世之仕者世祿正于  
文○凡周至其功○正義曰以十者男子成者之  
大蓋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亦可以兼士  
也凡為總稱顯為光明故言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  
亦得世世在位以重其功勞故也傳言世祿箋言在  
位者以言亦世世在位也以前本支百世也百世謂繼世在  
位知世亦世世在位也以此知毛言世祿舉輕包重  
耳不謂不壽世世世世也以此知毛言世祿舉輕包重  
之長在斯大夫之位若武王以後則大封羣臣或為  
列士諸侯或為王朝卿大夫維為王朝之臣其大功亦  
得世之故前言世世在位亦不辭其內外也郊特牲  
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為國君固當  
世矣其卿大夫有大功乃得世也毛制言天子之祿  
內諸侯祿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  
不得世又曰大夫不世爵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  
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之

大夫不世爵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卿大夫正  
法不得世也世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  
則雖并一姓妨寒賢路事政犯君故經譏尹氏齊氏  
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  
死了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按易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  
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  
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謂世選爾  
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典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  
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蓋子曰文王之  
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  
夫世祿為常難以世祿為常而有大大功德亦得世位  
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鄭箋  
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  
是大大功特命則得世位也白虎通曰諸侯繼世者南  
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夫人臣北面體陰而  
行陰道有絕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  
功而封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

不世也其得世者又違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

常法以大功而許之耳

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翼翼恭敬思辭

也皇天植幹也云猶謀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

明其為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

此邦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楨音貞為干偶反

下天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威儀也○齊

此同○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反後濟○世之至以寧○毛以為因上不顯亦世文

濟皆同○反而許之言此世祿之皆豈不光明其德

乎言其世世有光明之德故也以有光明之德其為

君之謀事則能翼翼然忠誠而恭敬也所以得有此

臣者天以周德至盛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多眾

之士生之於我周王之國我周王之國能生此賢人

收而用之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臣能幹事則國

以人安故歎美之此濟濟然多威儀之眾士文王以

安寧言文王得賴此臣之力思語辭不為義鄭以思

為願言此世顯之臣非直謀事恭敬又推誠恕物所

及私廣乃思願皇天令其多眾之士生此我王之國

得與我周家為幹事之臣此世顯之人謀則忠敬心

則誠信故歎美之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士

毛詩

卷之二十一

及古

天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即世顯之人與此多士  
不同也何者此思息多士乃是世顯之人思天生之  
尚未知思得以否假令得之猶是後世之人文王未  
得賴之以寧也以此知濟濟多士還是世顯之人傳  
以翼翼為恭敬而論語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謀者主  
忠故言忠敬翼翼然也言此邦能生則是用之語明克  
故云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幹事是已用之語明克  
生為用之矣○濟濟多威儀○正義曰此多士是  
上世顯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皆兼之釋訓  
云濟濟容止也孫炎曰濟濟多士之容止也然則濟  
濟總為在朝之儀故六威儀也曲禮下云大夫濟濟  
謂行容之貌與此別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  
此同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矣

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  
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為

此命之使臣有殷之下孫  
緝七入反熙許其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麗數也盛德

不可為察也  
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

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

中言眾之不如德也  
麗力計反  
而美者文王也既有天子之容矣於呼美哉又能於  
有光明之德者而敬之其敬先明之德者而甚堅固  
哉言尊賢愛士心能堅固故天命之使臣有商之孫  
子而代殷也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  
已言其數過億也雖有過億之數以糾為惡之故至  
於上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於周而臣服之明文王  
盛德之至也○鄭唯以侯為君言商之孫子為君於  
周之九服之中為異餘同○穆穆至假固○正義

曰穆穆美釋詁文又云緝熙光也敬之云學有緝熙  
于光明故傳連明言之假雖有別訓以言敬事有德  
而為天所命宜為堅固故為剛也○**穆穆**至子孫  
○正義曰於為數美之辭故言於美乎言又能敬其  
光明之德以文王身有聖德復能敬人故言又也直  
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為辭也大學引此詩注云  
敬其所以自處止緝衣亦引此注云敬其容止者彼  
各有所為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熙敬止明有緝熙  
之德者敬之故言敬其光明之德假哉文雖下屬而  
理結於上故云堅固哉天為此命之言能敬德堅固  
故能受天命使原有商之子孫謂使之為臣以為已  
有即下云侯服于周是也○**侯服**至為衆○正義  
曰以億是數名故知衆為數也德之小者猶可以衆  
敵之盛德不可為衆言德盛則雖為衆故雖多而服  
周深美文王言非衆所敵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  
之數天既命文王則衆服于周盛德不可為衆毛於  
上章訓侯為維則其意如肅言也○**商之**至如德  
○正義曰以衆多而服文王故知不徒億也文王所

得六州而也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况其子孫乎  
布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  
美之耳非實事也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  
之兆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為君者  
也兆服者大司馬大行人千里之畿外每云又其外  
五百里即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蕃是也此亦據在後  
言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  
故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畢商謨所謂緝成五服  
是也但不知**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  
常也云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膚敏裸

**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將于京**殷士殷侯也膚美敏

疾也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

○**將于京**殷士殷侯也膚美敏

○**將于京**殷士殷侯也膚美敏

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

彊○梁古亂反籀音甫呶况甫反字林王之蓋臣無

念爾祖○蓋進也無念念也云今王之進用臣當

念女祖茲之法王斥成王○蓋才刃反為之法服

至爾祖○也以為商之子孫既眾多今維乃服臣於

周以商之族類變為周臣如是則見夫令之無常夫

惡莠善是無常也命既無常故殷之諸臣多士皆有

莊美之德見時之疾於周祭宗廟則助其灌鬯之禮

而行之於京師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諛心也因其服

周之事而言文王之寬此殷士其為裸獻行禮之時

常服其殷所服黼衣而喝冠也文王若以彊服之則

當改其衣冠令之從已今乃服殷冠則其自來歸從

文王以德服之不以彊也以既陳文王之盛德因舉

以戒成王言之進用臣法可無念汝祖文王乎言當

念汝祖文王之法修德服眾為天下所歸是進用臣

之道○鄭唯上一句言為君列在九服于周家是天

命無常餘同○則見至無常正義曰天之所為

不可得見以紂之惡文王之善致使商之孫子臣服

于周如此觀之則見天命之無常也大學引康誥曰

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箋亦引彼

三詩

卷之十一

法古



冕無纁繡之飾則殷昇亦不以繡為飾繡自衣服之  
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九旒注云以夏殷制則殷之  
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繡而已舉一章而表  
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噐夏收故知噐  
殷冠也既以噐為殷則與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  
氏曰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  
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  
者周禮弁師注云弁亦冕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玉  
冕故知弁是大名也○○於之至以繡○正義曰殷  
臣壯敏來助周祭禮將是也王肅亦云殷士自殷以  
其美德來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也然宗廟之祭以  
裸為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矣  
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是祭禮贊裸將之事注云  
又從太宰助王裸謂贊王醑鬱鬯以獻其言太宰贊  
王小宰贊太宰是裸將之事有亞助之矣此周人尚  
臭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且不必專助行裸  
也以祭言已代而服舉其本故云自服殷之服明文  
王以德不以強本以德服之而來不以威懼使至河

者若為畏威當改從其周服今服其故服是慕德而  
求故也武成云大邦畏其力此言不以強者彼美文  
王有威可畏耳其實文王化人先以德故言不以強  
也此文王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者制禮之後  
皆從時王之法唯二王之後服其故服可也○○蓋  
進無念念也○王義曰蓋進釋諸文無念是反而言  
之故云念念也○○今王至成王○正義曰以承上文  
王進時之道而言念之文王實成王之祖故曰弁成  
王也此美文王之詩當以時王之意插述先祖之美  
不應篇末更戒成王而以為戒成王者以下章云殷  
之末喪師宜饗于殷是時已戒舉以為饗若文王之  
時則紂實未亡不得為戒又卒章云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是欲使後世法文王也下言文王之道可以與  
後世為法此云無念兩祖明是上念文王以文王為  
祖非成王而誰也戒後世使法文王是神述文王之  
美故美文王可以戒成王也傳雖不別意當同鄭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律述永**

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

**云長猶常也**王既述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

則福祿自來○華子必反**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帝乙**

**已上也**○師衆也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

皆能配天而行故不忘也○喪息服反注同已上時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駿大也**○云宜以殷王賢愚

為鏡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駿音峻又音俊易毛以

亦言不可改易也下○無念至不易○毛以為作者

文及後不易維王同○戒成王既無不念汲祖文王

進臣之法當述而脩行其德王當云長我常為之者

我所配天命而行也又當告庶國云爾庶國亦當自

求多福言勤修德教福自歸之又陳所以我常長配

天命而行之者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衆心之時其

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行由紂不能配天命令臣民

叛而歸我我宜鑒鏡于殷觀其王之賢愚以為已戒

何則天之天命不可改易○鄭唯承言配命二句為

異以為王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自求而歸之者多

衆之福也○聿述至多福○正義曰聿述言我承

長者釋詁文也直言配命知是長配天命者以下云

克配上帝故知配配天命也言爾國亦當自求多福

者以上帝說殷侯助祭還是殷侯念祖自求多福是

者故無逸說殷之三宗之後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  
運不知稼穡之艱難是有惡者矣。○○駿大。○正義  
曰釋詁文。○○宜以至改易。○正義曰鑿鏡也鏡照  
物知善惡故以殷為鏡知存亡言天下之大命不可  
改易者謂天意善者與之惡者  
去之此命一定終不變改也。命之不易無過爾躬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趙止義善虞度也。云宣

徧有又也天之大命已不可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

之無終女身則止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

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遇於焉反或作焉音同韓

度待洛反下同。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傳。載事刑法孚信也。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

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

順之。命之至作孚。毛以為戒成王言天之大命

既不可改易故常須戒懼也。○○當垂之後世

無令上於汝下之身而已欲。○○後世長行之長行之

者當如明其善聲聞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順天言

殷王行不順天為天所去當度此事終當順天也既

言行當順天因說天難做做上天所為之事無聲音

無臭味人耳不聞其音聲鼻不聞其香臭其事冥冥

欲做無由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

國作信言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鄭唯

宣昭義問為異以為汝當徧明以禮義問老而有成

德之人餘制。○○趙止義善虞度也。○○正義曰趙止

義善釋詁文虞度釋言文。○○有又至行之。○○止義

曰以上已有所行之事下復言之故知宜為又也蕩

曰雖無老成人謂老人而有成德者也殷王之能順

天者謂成湯與三宗耳前文以賢愚為戒而不言修

其道以不亡為配天非皆順天與此意異也此又度



